台灣文學的發展—創作、文學史、文學教育

■李喬／知名作家、總統府國策顧問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

台灣新文學發展迄今約八十年，時間說來不長，但作家年輪已逾四代。回顧檢視既有業績，雖然諸多深情之作、應時名篇；然而在描摹國人的生命情調，刻畫國族生存境況臻至於象徵境界的作品，仍然鮮有。

壹、歷史上的台灣文學

一百二十萬年前經「蓬萊造山運動」，台灣島嶼在太平洋之濱穩定下來。於是草木生焉，飛禽走獸繁殖，然後早期居民出現。有土地有居民就會產生文化、藝術與文學。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——神話、傳說、歌謠故事已有數千年歷史。

台灣新文學是在被殖民的1920年代發端的。在初試身手階段，楊逵、張文環、呂赫若、龍瑛宗諸前輩就一鳴驚人，揚名日本文壇。那些作品，或揭示貧窮大眾的普世苦難，或呈現被殖民百姓，鬱悒幽黯心靈與隱藏式的反抗。在描繪台灣人精神狀態上，自有「台灣文學之父」之稱的賴和，直到終戰前後的吳濁流，都有卓越表現，香火一脈、代代不缺。

要之，歷史上的台灣文學，以寫實為主要形式，以反抗殖民、反對封建、抵制迷信以及譴責「三腳仔」（台奸）為主要主題傾向，是最富人道主義的平民文學。在台灣，自古沒有迴異高標的隱逸文學，沒有歌功頌德的宮廷文學，沒有艷情淫靡的頹廢文學。一言以括之，台灣文學是一種engagement文學，也就是參與的文學、行動的文學、責任的文學。（源自法語的engagement無一漢語可以完整翻譯。1947年，法國沙特在《文學是什麼》文中倡用。）它是植根於文化基因，台灣人精神深層中的文學。

最難得的是，日據時代的詩人作家大都留學異邦，是所謂有產階級；在文學上卻能跨越階級藩籬，創造平民的文學；非抒發個人情趣的「小文學」，而是呈現族群生存境況的「大文學」。這是台灣人精神史上可頡頏以傲世的一頁。

貳、台灣文學的困境

台灣新文學發展迄今約八十年，時間說來不長，但作家年輪已逾四代。回顧檢視既有業績，雖然諸多深情之作、應時名篇；然而在描摹國人的生命情調，刻畫國族生存境況臻至於象徵境界的作品，仍然鮮有。其中原因，除了無形的文化癥結之

外，有形的困境有下列幾項：

一、威權時代不能自由創作

在錯誤的時代下的時代錯誤，台灣曾經「擁有」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歲月，由於大陸失敗於文化文學戰場的經驗，在台灣的文學創作受到壓制，毋寧是「正常」的，而危害是長遠的。天幸，今天已經雨過天青。

二、政策錯誤、語言受傷

北京話是中國北方千百年經億萬居民使用的語言，以政策而成為「國語」。不幸因局勢逆轉，「國語」與其母體隔絕。風雨歲月沖刷，失根的語言難免萎縮蒼白。這時原來可以再現生機的，那就是讓台灣本土語言生機豐盛，然後與外來者接種，形成特異的新語言．不幸的是，政策上禁錮台灣語言，結果各族群母語逐漸乾枯貧瘠，甚而消失，這是兩敗俱傷、文化的罪過。

雖然今日政策上略有矯正，但語言傷害已成，而且都市間繁殖一種無根蕪雜，疏離於意義與生活的語言。就文學說，十分令人憂愁。

三、命名（naming）與分類（classification）之爭消耗文學動能

命名與分類原係權力運作的強力手段。1945年以降，文學界往往為：何謂台灣文學？是否就是中國文學？彼此位階如何？本質異同如何？這樣爭執不休——文學先於國族，脫出意識形態；這些無謂爭辯惟造成文學動能消耗而已！

四、教材限制，當代台灣文學作品進不了學校

其中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，國人對於文學理解不多，又是「國學」「文學」難分，也造成當代台灣文學缺席於各級學校的原因。現在雖然略有改善，惟距「正常」還很遙遠。

五、外譯不力、不能進駐國際文壇

語言文字是文藝的必須手段，語言文字背後又負載複雜的文化質素。東方漢韓日語等必須經由西譯才能與西方讀者及文學界交通銜接。華裔作家高行健的文學事業所以得以大放異彩，其途徑步伐就是最佳說明。台灣多年來民間業者只有零星漢譯外國作品，外譯則幾乎不可能；至於公家時有龐大外譯計畫，卻始終只見孤軍一二，漂泊於異邦書店而已。在資訊暢通的今日，國人當代文學作品不能進駐國際文壇，台灣小小文學市場「呼吸困難」，作家成長發展空間受到侷限，不言而喻。

參、今後願景

台灣的詩人作家，一路走來困頓孤寂，卻也橫空過雨千峰出、水裡火裡仗筆行，頗能盡職於文學與時代。也就是說，如果種種客觀條件改善，台灣文學更上層樓是可以期待的。所謂「條件」，粗略言之指以下四項；這是針對上述困境的對應指述：

一、母語進入國民教育體系

語言是文化的基因庫，多語之於社會發展絕對是正面的。我們不討歷史的欠債，但歷史的錯誤必須補救。所以強烈要求台灣各族群母語一定要進入國中小學，排進課程表正常教學。尤其宜制定特別法，搶救原住民欲絕將亡的母語。希望有一天，總統能夠請一位朋友，以他的母語在這裡演講，而在座的各位也能聽得懂，這是多麼美好的世界。

二、當代文學作品進入各級學校

過往以不可解的語文教育「理論」，奇怪的顧忌，現代文學作品一律不入教材，尤其本土詩小說。世界通例，文學作品的欣賞研讀，自當代而古代，從本地本國而外邦。東鄰日本的國中階段，語文課本中就有川端康成「伊豆舞娘」的節本。希望未來的語文教育，從觀念到選材，都能作根本的改革。

三、政府資助外譯當代作品

文學作品外譯是龐大而複雜的事業，單打獨鬥或散兵作戰，效果十分有限。政府應透過民間機構，有計畫成套外譯當代文學作品。例如首批選定詩三家、小說五位，各選代表作五部（至少三部），聘定名譯同時翻譯，然後同步在外國與相關學校或學術團體領銜出版，一起宣傳、推廣。這是必須又是應該速即行動的。我們如再「靜觀其變」，台灣文學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小。

四、發展民間漢譯事業

政府協助民間有系統漢譯世界級學術大師著作，讓國人獲得完整的學術理論。

國內的漢譯學術名著，向來品質良莠不齊、有氣無力，民間出版社在成本與市場考量下，大師作品也擇一二菁華譯出而已。然而，要理解一個理論體系，讀通一位大師思想全貌，一定要掌握其主要著作。政府可開列名家名作書單，公開徵求出版社「全數譯出」而補助其中冷門書冊。這是學術的千秋事業，更是學子的春風甘霖。

肆、結語

台灣古稱「埋冤」，歷史曲折、血淚斑斑；屢經殖民統治，留下多少深固傷痕；如今，處於窒礙顛沛愁城，心靈憂鬱煎熬酷烈。凡此就文學來說，歷史魍魎、現實風雷，都是無數偉大詩篇小說的寶藏！

1999年10月，台灣作家鄭清文的小說集《三腳馬》榮獲第四屆「環太平洋書卷獎」，那是太平洋濱包括台、日、中、美、澳、印、紐西蘭等十多個國家，被推薦出來的一百二十本小說中選出來的．這個獎是英文書獎，《三腳馬》是以漢語英譯本參加的。這本書是以台灣的歷史性與現實性交織創造的純文學作品。《三腳馬》被國際文壇肯定，之於台灣文學極具啟示作用。

文學屬於個人，但他屬於他的族群；是以族群一分子寫作，於是個人理念與族群期盼合一而為時代作見證。

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人類行程進入另一境界的年代；台灣居民則要完成三大工程：一、保護生態環境達到平衡而能永續發展的境地。二、完成居民的「台灣認同」，這是個人生命安頓的重大抉擇，無關意識型態或統獨。這是「地球村」——世界一個生態體系；在地主義以文化為單位，平等尊重和諧合作的起步。三、建構台灣神學。每個宗教有它的神學體系，然而，今後不論什麼國度，宗教必然要在地化、實況化發展。也就是說，台灣的宗教不但要各自擁有「佛教神學」、「基督教神學」，而且是「台灣佛教神學」、「台灣基督教神學」。這些都是驚天動地的文化變遷、文化創造，我們的精神事業，其中隱含偉大文學素材，台灣的詩人作家在充滿挑戰、生機旺盛的環境中，一定能創造出不朽作品來。文學界有一名言：「列寧的銅像與夢不見了，普希金的秋天仍在」。文學歷史對應帝國歷史，長短虛實，清楚得很！ ◎